

楚爱华 著

女性

视野下的
明清小说



齊魯書社

女性视野下的明清小说



ISBN 978-7-5333-2227-4



9 787533 322274 >

定价：26.00 元

楚爱华
著

女性

视野下的
明清小说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视野下的明清小说/楚爱华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7

ISBN 978 - 7 - 5333 - 2227 - 4

I. 女… II. 楚…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
清时代—文集 IV. I207.4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1873 号

女性视野下的明清小说

楚爱华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227 - 4

定 价 26.00 元

走出古代文学研究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努力把它由不可再生资源变为可再生资源。当然，这不可能是古代文学自身的再生，而是在研究者观照下的意义的再生。

——张稔穰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金瓶梅》文化研究

西门庆父亲隐退的文化寓意及深刻内涵	3
试论西门建筑及其对小说叙事的意义	18
以《明史·舆服制》等为参照看西门家族的服饰描写	30

第二章 《醒世姻缘传》文化研究

西周生：从美梦中醒来的文人	
——《醒世姻缘传》男性文人的婚恋心态析	43
素姐等悍妇形象出现的原因及其时代意义	50
男性弱质与父权秩序的倾覆	62
《醒世姻缘传》中父权秩序的倾覆	72
明清小说家的妇女观及其文化心理	83

第三章 《红楼梦》文化研究

女性统治神话的张扬和终结

——《红楼梦》和《创世纪》中两个祖母 形象的文化比较	97
试论贾府建筑的文化意蕴及其在现代文学中 的流变	113
从父子关系看贾宝玉叛逆形象在现代文学中 的流变	125
论明清家族小说对现代作家的影响	140
论现代家族小说对明清家族小说的超越	159

第四章 《聊斋志异》文化研究

论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	175
从《聊斋》中的动物小说透视蒲松龄的刺世苦心	179
无理之妙：谈《王桂庵》篇中的两处梦境描写	185
两篇连珠体小说——《青凤》和《狐梦》	191
天使的陷阱：蒲松龄对母夜叉的惩戒和导引	195

第五章 儒家文化与明清小说

论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形象 的渗透	205
明清传统父子伦理关系的梳理及省察	213
恋母情结：穿越父权文明的缝隙寻找母亲	226
父权遮蔽下的母亲生存景观和应对策略	236
试论父权社会的传统婚姻本相：男尊女卑与	

一夫多妻	244
儒家文化性别论的一次自我悖谬	
——对古代文学中女性作为理想载体现象的思考	253
从貂蝉形象的塑造看罗贯中的儒家妇女观	266
从细侯杀子看蒲松龄对儒家伦理观念的超越	276
论《牡丹亭》中死而复生情节的多种文化意义	282
后 记	300

第一章

《金瓶梅》文化研究

西门庆父亲隐退的文化寓意及深刻内涵

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历来就有以血缘氏族为纽带聚族而居的传统。出自一个共同男性祖先的族人聚居一地，组成一个宗族或家族，所谓“父之党为宗族。”《白虎通》曰：“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①“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②

中国传统家族是“父之家”的专制型家族，父亲掌握着家族的最高权力，对家族成员实行专制统治。所以中国小说历来关注一个人的父母、出身、族谱、亲属等个人血缘的来龙去脉，但是奇怪的是，《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却有着一个与传统迥异的非常态家族格局：父母早亡，兄弟俱无。惟一的女儿上吊自杀，两个儿子一个夭亡，一个出家为他赎罪。妻妾众多，妻族却不腾茂。（词话本、崇祯本俱同）除此之外，张竹坡还注意到他身边热气腾腾的亲戚也是假的：“书内写西门

①②《白虎通·宗族》。

许多亲戚，通是假的。如乔亲家，假亲家也；翟亲家，愈假之亲家也；杨姑娘，谁氏之姑娘？愈假之姑娘也；应二哥，假兄弟也；谢子纯，假朋友也。至于花大舅、二舅，更属可笑，真假到没文理处也。敬济两番披麻戴孝，假孝子也。至于沈姨夫、韩姨夫，不闻有姨娘来，亦是假姨夫矣。”并以此发出叩问：“《金瓶》何以必写西门庆孤身一人，无一着己亲哉？”^①

甘公和弄珠客谓“盖有刺也”，“作者亦有意”，同样体会到作者的别有用心。在注重四世同堂、五世其昌、以家族势力来定位个人价值的封建社会，作者构建了这样一个无根的家族，到底用意何在？

时至今日，一些当代学者也敏锐地注意到西门家族的特殊性，如及巨涛先生的《论金瓶梅中的西门氏家族社会》、田秉锬《统治思想趋于崩溃及旧伦理的沦丧》、霍现俊先生的《对西门庆家族模式的文化审视》等，并从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模式等方面展开分析，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笔者认为从父子关系的角度切入文本同样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或许能够穿云拨雾，更能逼近事物的本质和意义。本文努力做一下这方面的尝试。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之上的伦理文化，“三纲五常”为其基石，“父为子纲”是其核心。父亲是家庭的主人，父子纵向关系为家庭主轴关系。无论财产、家姓、声誉，都是男系父子相承。对于父亲来说，儿子是家族血脉的延续，负有振兴家族的重任，所以父亲不仅是儿子的保

^①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见王汝梅等校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

护者，还是儿子的限制者：对儿子传授禁忌、惩罚过错、压抑自由等等。对于儿子来说，父亲不仅是其生活上的供应者，也是他行为上认同和仿效的目标，对父亲要绝对地孝敬顺从。在这种封建伦理文化的制约下，作为儿子的个人对父亲惟命是从，是父亲的情感奴隶和复制品，没有任何主体意志和创造空间。他们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和行动，生命能量受到极大的约束和钳制。

但《金瓶梅》却赋予了西门庆与传统相反的家族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独特的生命个体成为可能。他可以随意地以金钱为枢纽来自由建构他的亲属圈：认干爹、干儿、干女儿、热结十兄弟、与皇亲做儿女亲家等等，金钱代替了血缘，随机性和自由性代替了血亲的恒定性和凝固性。商人家庭遵循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在封建母体上恣肆地生长壮大，在当时的确具有石破天惊的存在况味。父亲的缺失，使西门庆轻松地甩掉了传统理性对个体的限制力量，从而获得了最大的生存空间，个人能力得到极大的张扬。在强烈的原始本能和生命能量的驱使下，他朝气蓬勃、所向披靡，在事业和生活的多个领域丈量了张力的最大尺度，达到了那个时代他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西门庆最初只有一个不算很大的生药铺，正妻死后续娶吴月娘，再加上李娇儿、孙雪娥二妾，家庭规模不算很大。但到了后来，他不仅一妻五妾、奴婢成群，而且拥有五个铺子近十万两银子，其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财富的陡增直接受惠于他特殊的增财方式——“谋财娶妇”。封建礼教主张“不待父母之名，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①

①《礼记·曲礼》。

但西门庆却因父母双亡，“我自主张，谁敢说个不字”，完全无视礼教约束自行做主，不看重传统的处女和贞操观念，一切以自己的喜好和利益为行动指南。孟玉楼、李瓶儿两妾为他带来杨家、花家庞大的家产，西门大院因此焕然一新，滚滚财源为西门庆的商业周转和财富积累奠定了丰实的物质基础。

传统商人接受理学“义利之辨”的教育，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经商中往往受“重义轻利”等传统儒家人格的限制和困扰，讲究正心诚意、重视人伦、温情脉脉，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做生意。但西门庆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新兴商人，却能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以获利为出发点，头脑灵活、视野开阔。临清交通便利，从明代开始，“自开渠运，始为要津”，^①“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②“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③西门庆抓住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势，不断地开辟商机，派人到杭州、湖州、松江甚至辽东等地去贩货，凭借其中的差价获取巨额利润；在经商过程中灵活机动地把握商机，善于抓住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生意；他还善于使各门生意相互补充，形成一定的规模，扩大生意的影响，在某方面对市场形成垄断等。他不仅善于行商坐贾，还能以合资、合伙、放贷等多种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就这样，他在长期的商业经营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营方式和商业理念，所以他能在商海的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且能获得较大利润。难怪卢兴基赞扬他为“朝向第一代商业

① 康熙《临清州志》，胡鼎文序。

② 康熙《临清州志》，于睿明序。

③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壬午。

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他的不可一世的勃勃雄心，已表现着那种意图获得整个世界的野心和进取精神”^①。与传统儒商相比，西门庆更看重的是“买卖”，是商场利益，对利润的追逐成为他首要的事情。不管在何种场合，不管和哪个女人缠绵，只要一涉及商业利益，他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投入商场。在当时“金令司天，钱神卓地”^②金钱万能的社会氛围中，他运用钱财贿赂官场获得权势后，马上让权力参与利润分配，官商结合，以官辅商，以商促官。他“‘能赚会化’，有着强烈的金钱流通意识”。^③他不像封建社会的“儒商”那样勤俭持家、苦于累积，而是懂得让金钱在流通中增值：“省的银子放在家里，也只是闲着”，“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只是天生应人用的”。他临死时对自己的产业有一番详细的总结和交代，每一笔出入都清清楚楚，每一桩生意都做了合适的安排，表现了一个纯粹的商人重视商业本质、与传统儒商不同的文化新质。

除了对财的贪欲，女色同样是他毫不掩饰、永不消歇的追求和爱好。孟子曰：“……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④纵情声色以及尚武格斗都属于不孝父母的行为，但西门庆无父无母，他可以甩开孝悌的重负恣意地发泄自己的私欲。据张竹坡《杂录小引》中统计，除他的妻妾外，他奸淫过的女人有19人之多。这还

① 卢兴基《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见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2页。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③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④ 《孟子·离娄下》。

不算列入奸淫计划因暴亡未及实施的何千户的妻子蓝氏和王三官的夫人黄氏。在西门庆看来，只要有钱，在性色上什么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怎样为所欲为都可以扯平而不受谴责和惩罚。与传统的处女情结相反，西门庆所猎取的多是有夫之妇，这反映了他潜意识中的隐秘心理：不仅征服与他苟合的女人，更要在精神上征服女人背后的男人。他在追逐女人的过程中寻找着自己，也印证着自己的自信。如张国星所说：“古代文化中的人格英雄，在西门庆眼中不过多披了件黄金的外衣，而他的财贸实力，又恰恰从心理、精神上为他织造着这件外衣。”“说到底是一场英雄梦。”^①

对权欲的追逐同样是西门庆基于生命冲动的本能。小说一开始就说他“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被人称为“西门大官人”，其蠢蠢欲动的权欲心态跃然纸上。他与陈洪结为亲家，看中的不是女婿陈经济的能力，却是陈洪亲家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权贵，为的是间接地和杨提督成为“四门亲家”。第十八回他首次疏通关节送钱财给当朝右相李邦彦，让他醍醐灌顶般地领悟到钱能通神的神奇力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金钱的魔力让他青云直上，由一介平民升为山东理刑副千户后又转正为正千户。由于他财大气粗，地方上的巡按、御史、内相、太监等纷纷前来屈尊俯就，地方官吏仰他鼻息，三教九流趋之若鹜，围绕西门庆构成了七个热气腾腾的社交圈，^②喧嚣着西门庆权欲的膨胀和更大的梦想。

^① 张国星《性·人物·审美——〈金瓶梅〉谈片》，见《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② 参见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391页。

美欲是西门庆对外界彰显自己财力和权势的叙述话语以及自我实现的另外一种表达。他不仅违背法令建造了多处豪宅和巨大花园，而且在衣着装扮上和吴月娘、潘金莲等众妻妾一概追求霓裳艳影、锦衣华服，甚至不惜越礼逾制。如他本为五品官，却戴上二品官才能佩戴的花犀，敢穿皇帝亲赐才能穿的飞鱼蟒衣，公然地视法律于不顾，不仅反映了他对美欲的无休止追求，还表达了他对封建秩序及封建秩序的核心朝廷的蔑视和潜在的挑战。

《金瓶梅》全面揭示了西门庆人生的种种欲望。心理学家认为，欲望的合理释放和满足可以化解由压抑带来的人性之恶，克服人的异化。人欲分为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它同时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具有解构功能和否定性力量，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是不稳定因素，试图颠覆一切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它还具有建构功能和整合作用，在本质上是积极性和生产性的。两者都是欲望的“生产性”品格的体现。^①

《金瓶梅》侧重描写的是人的自然欲望。这些本来属于人的自然需求，在封建社会中却被统治阶级人为地染上越来越重的道德色彩，以此扼杀人的主体意识和感官需求，以去除欲望的革命性因素达到服务于本阶级利益的目的。程朱理学更是将人欲与天理直接对立起来，让人们放弃生活欲望，服从封建传统道德和规范。进步思想家李贽、汤显祖等人拉出了肯定人欲、肯定人情的大旗，与禁欲思想直接对抗。特别是李贽，他继承了王艮的学说，又进一步把“百姓日用之学”发扬光大，

^①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2页。